

唐浩明著

曾国藩

注释本 中卷

浩明自署



岳麓書社

唐浩明长篇历史小说注释本系列

曾国藩

中卷

岳麓书社

·长沙·

目录

第一章 进军皖中

- 一 丑道人给曾国藩谈医道：岐黄可医身病，黄老可医心病 / 001
- 二 曾国藩细细地品味《道德经》《南华经》，终于大彻大悟 / 013
- 三 敬胜怠，义胜欲；知其雄，守其雌 / 019
- 四 巴河舟中，曾国藩向湘军将领密授进军皖中之计 / 029
- 五 东王显灵 / 038
- 六 七千湘勇葬身三河镇 / 043
- 七 曾国华死而复生，不得已投奔大哥给他指引的归宿 / 050
- 八 李鸿章给恩师献上皖省八府五州详图 / 059

第二章 总督两江

- 一 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，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/ 071
- 二 江南大营溃败后，左宗棠乘时而起 / 079
- 三 想起历史上的权臣手腕，曾国藩不给肃顺写信感恩 / 084
- 四 定下西面进攻的制胜之策 / 089
- 五 纹枰对弈，康福赢了韦俊 / 093
- 六 施七爹坏了总督大人的兴头 / 105
- 七 李元度丢失徽州府 / 109
- 八 曾国藩卜卦问吉凶 / 114
- 九 李鸿章一个小点子，把恩师从困境中解脱出来 / 117

第三章 强围安庆

- 一 围魏救赵 / 125
- 二 调和多鲍 / 135
- 三 夜袭黄州府 / 141
- 四 上了洋人的大当 / 148
- 五 左宗棠宴客退敌 / 157
- 六 荒郊古寺遇逸才 / 164
- 七 血浸集贤关 / 173

第四章 大变之中

- 一 曾老九要把英王府的财宝运回荷叶塘 / 181
- 二 鼎之轻重，似可问焉 / 188
- 三 东南半壁无主，涤丈岂有意乎 / 198
- 四 王闿运纵谈谋国大计，曾国藩以茶代墨，连书“狂妄，狂妄，狂妄” / 203
- 五 离国制期满还差两天，彭玉麟领来一个年轻女子 / 210

第五章 幕府才盛

- 一 《挺经》。“如夫人”与“同进士”。五百两银子洗冤案 / 218
- 二 今日欲为中国谋最有益最重要的事情，当从何下手 / 224
- 三 你还记得初次见我的情景吗 / 229
- 四 安庆操兵场的开花炮弹 / 245
- 五 含雄奇于淡远之中 / 250

第六章 天京大火

- 一 庄严的忠王府礼堂，集体婚礼在隆重举行 / 259
- 二 孤军独进，瘟疫大作，曾国荃陷入困境 / 266
- 三 彭玉麟私访水下道，杨岳斌强攻九袱洲 / 274
- 四 一别竟伤春去了 / 285
- 五 献出苏州城后，纳王郅云官也献出了自己的脑袋 / 291
- 六 我们还是各走各的路吧 / 300
- 七 半路上杀出个沈葆楨 / 308
- 八 洪秀全托孤 / 315
- 九 康禄和五千太平军将士在天王宫从容就义、慷慨自焚 / 323

第七章 审讯忠王

- 一 威震天下的忠王被一个猎户出卖了 / 338
- 二 洪仁达供出了御林苑的秘密 / 343
- 三 攻下金陵的捷报，给曾国藩带来两三分喜悦、七八分伤感 / 350
- 四 陈德风在李秀成面前长跪请安，使曾国藩打消了招降的念头 / 355
- 五 洪秀全尸首被挖出时，金陵城突起狂风暴雨 / 365
- 六 宁肯冒天下之大不韪，也决不能授人以口实 / 370
- 七 争夺幼天王 / 376

第八章 殊荣奇忧

- 一 李臣典不光彩地死去 / 387

- 二 皇恩浩荡，天威凛冽 / 393
- 三 荣封伯爵的次日，曾国荃病了 / 398
- 四 倚天照海花无数，流水高山心自知 / 403
- 五 匕首和珊瑚树打发了富明阿 / 410
- 六 御史参劾，霆军哗变，曾国藩的忧郁又加深了一层
/ 418
- 七 恭王被罢，曾国藩跌入恐惧的深渊 / 425
- 八 秦淮月夜，曾国藩强作欢颜，为开缺回籍的弟弟饯行
/ 429

第一章 进军皖中

一 丑道人给曾国藩谈医道：岐黄可医身病， 黄老可医心病

入夏以来，天气一天比一天炎热，近半个月，湘中一带又刮起了火南风。这风像是从一座巨大的火炉中喷出似的，吹在人的身上，直如火燎炭烤般地难受。山溪沟渠中的水，全被它卷走了，连常年行船的涓水河，也因水浅而断了航。禾田开了坼。几寸宽的坼缝里，四脚蛇在爬进爬出。已扬花的禾苗，因缺水而显得格外的枯黄干瘪。什么都是蔫蔫搭搭、半死不活的，连狗都懒得多叫一声，成天将肚皮贴在地上，吐出血红的舌头喘粗气。人们在摇头叹息。上了年纪的人都说，三十年没有见过这样恶毒的火南风了，这是连年战乱不休，互相残杀，引起了天心震怒。火南风是上天对世人的惩罚啊！

午后，天气更加燥热，一向最能吃苦的荷叶塘农夫，这时也忍受不了烈日的无情炙烤，都躲在茅屋里不敢出来。四野静悄悄的，只有一声递一声尖厉单调的蝉鸣，从粉墙外的柳树叶上，传进黄金堂两边厢房里，和着屋子里混浊不清的老年男子的哼哼声，使这一带的空气益发显得滞闷难耐。

黄金堂东西两边共有十多间厢房，它是曾府中最好的住屋，东边住着曾国藩一家人，西边住着曾国荃一家人。去年秋天，曾国华应李续宾之邀去了湖北，紧接着曾国荃也重返吉安战场。这几天里，曾国荃的妻子熊氏就要临产了。两个月前，纪泽的妻子贺氏在黄金堂难产死去。贺家坳的张师公说黄金堂有鬼，贺氏是

被那鬼捉去当了替身，贺氏也要在此找替身。熊氏很害怕，一心想请张师公进来捉鬼，但又怕大伯骂。因为曾国藩素来恪守祖父星冈公家教，不准巫师进门。妯娌们商量后，决定请张师公在曾国藩午睡时进府来做道场。

吃过午饭后，看着曾国藩睡下了，张师公带了一个小徒弟，偷偷地进了黄金堂，将熊氏卧房关好，在里面点起蜡烛线香，穿上法衣，仗着一把桃木剑，作起法来。一切都是轻轻地：轻轻地跳跃，轻轻地念咒，轻轻地敲锣。看看道场快要完了，谁知小徒弟一不慎，将搁放在柜顶上的一面锣碰了下来。在这安静的午后，这一面锣掉在铺着青砖的地上，犹如放炮打雷，发出惊天动地的响声。

“什么鬼名堂！”正在东边厢房里睡觉的曾国藩被惊醒了，他愤怒地坐起来，大声喊叫。西边厢房里，欧阳夫人、熊氏、邓氏几妯娌吓得不敢做声。欧阳夫人忙跑过来，气喘吁吁地说：“没什么，一面破锣摔下来了。”

“锣为何摔下来？”曾国藩望着夫人脸色发白，神色惊慌，觉得奇怪。

“是老黄猫弄下来的。”欧阳夫人急中生智。

曾国藩走出东厢房，来到正厅。只见西边房门紧闭，门缝里隐隐约约透出一丝烟气来。曾国藩怒气冲冲地走过去，一脚将门踢开，身穿法衣的张师公和他精心布置的道场，立刻毫无遮拦地展现在曾国藩的面前。曾国藩这一气非同小可。他冲上前去，一把抓住张师公，破口大骂：“你是哪个？狗胆包天，敢在我家胡作非为！”

干瘦的张师公早吓得魂不附体，双膝跪在曾国藩面前，哀求道：“曾大人，小人不是私自闯进来的，是九太太要我来的呀！曾大人，您老饶命，饶命！”

张师公连连磕头，小徒弟看着这个凶神恶煞般的曾大人，早吓得哇哇大哭起来。熊氏也嘤嘤哭着，挺着大肚子，走到曾国藩

身边：“大伯，都是我的不好，是我叫他来的。大伯，你就骂我打我吧！”

“你们这批蠢猪！”曾国藩瞟了一眼熊氏，又环视着站在一旁的欧阳夫人、邓氏，“祖父在生时，是怎么教训的？这两年，我们兄弟在江西不顺利，都是让你们这批贱人把师公巫婆引进黄金堂来弄坏的。厚二！”曾国藩高叫满弟曾国葆的乳名，曾国葆慌慌张张地跑来。

“把这个鸟师公给我赶出去！什么乌七八糟的道场！”说罢，铁青着脸回到了东厢房。

坐在竹床上，出了半天粗气后，曾国藩的情绪慢慢平息下来。回家守父丧以来，他不断地回忆这些年带兵打仗的往事，每一次回忆，都给他增加了一分痛苦。一年多里，他便一直在痛苦中度过。比起六年前初回荷叶塘时，曾国藩已判若两人。头发、胡须都开始花白了，精力锐减，气势不足，使他成天忧心忡忡。尤其令他不可理解的是，两眼昏花到看方寸大小的字都要戴老花眼镜的地步。他哀叹，尚不满五十岁，怎么会如此衰老颓废！他甚至恐惧地想到了死，但他绝对不甘心。假若这时真的死去，他曾国藩千年万载都不会瞑目，他那缕屈抑不伸的怨魂，日日夜夜都会绕着高嵋山岫，飘在涓水河上，永远不会化开。是的，曾国藩怎么想得通呢？这些年来，为了皇上的江山，他真可谓赴汤蹈火、出生入死，到头来，江西的局面一筹莫展，不仅粮饷难筹，连他本人和整个湘勇都受到猜忌。天下不公不平的事，还有过于此吗？

去年回家不久，他收到了湖南巡抚衙门转来的上谕：赏假三个月，假满后仍回江西督办军务。他深知江西军务的难办，估计无人可以代替自己，遂援大学士贾桢的先例，请皇上同意他在籍终制。皇上不允。曾国藩心中暗自高兴，对付长毛，皇上到底还是知道缺他不可，于是趁机向皇上要督抚实权。说非如此，则勇不能带，仗不能打。谁知此时，何桂清正任两江总督，他利用两

江的富庶，倾尽全力支持江南大营，雄心勃勃地要夺得攻下江宁的首功。江南大营在源源不断的银子的鼓励下，打了几场胜仗，形势对清廷有利。咸丰帝便顺水推舟，开了他的兵部侍郎缺，命他在籍守制。曾国藩见到这道上谕后，冷得心里直打颤，隐隐觉得自己好比一个弃妇似的，孤零零、冷冰冰。

后来，湘勇捷报频传。先是收复蕲水、广济、黄梅、小池口，接着水师外江内湖会合，夺取了湖口，打下了梅家洲。四月，又一举攻克九江城，林启容的一万七千名太平军全军覆没。为此，官文、胡林翼赏加太子少保衔，李续宾赏加巡抚衔，杨载福实授水师提督，彭玉麟授按察使衔，均赏穿黄马褂。消息传来，曾国藩又喜又愧。喜的是自己亲手创建的湘勇，建立了如此辉煌的战功；惭愧的是自己过去自视太高了。这一年多来不在前线，湘勇水陆两支人马在胡林翼、李续宾、杨载福、彭玉麟的指挥下，反而打得更好。看来，对付长毛的能人多得很。

于是，曾国藩又添三分痛苦：照这样下去，湘勇很有可能在一年半载中便打下江宁；自己建的军队，却让别人驱使着，摘下那颗盖世硕果。这个滋味，曾国藩无论如何不愿意去品尝。他几次想向皇上请纓，但终究不敢下笔。这样出尔反尔，岂不贻笑天下？思前想后，左右为难，曾国藩的病情愈来愈严重，心情愈来愈烦躁。这一向，他看什么都不顺眼，常常无端发脾气，弄得曾府上下，人人提心吊胆。但他毕竟还是有节制的，像刚才这样粗暴的行动、粗鄙的话，过去还没有出现过。今天发作，事出有因。

铜锣掉在地上之前，他正在做一个噩梦：江宁攻下了，最先冲进城里的，竟是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，接下来的是耀武扬威的旗兵、绿营，多隆阿、官文、桂明等人骑在高头大马上，神气十足地走在前列；江面上，何桂清指挥着胡林翼、李续宾、彭玉麟、杨载福等人在摇旗呐喊，城门外、大江里，四处是湘勇血肉模糊的尸首。一会儿，咸丰帝来到了江宁，接受了僧格林沁的献俘。皇上给每位立功者都赏了一件黄马褂。江宁城里，一片金灿

灿的。忽然，曾国藩惊讶地发现，德音杭布也披着一件黄马褂，在向皇上哭诉着什么。皇上听着听着，大喝一声：“带曾国藩！”曾国藩心惊肉跳。正在这时，哐啷一声，他惊醒过来了……

欧阳夫人端来一碗冰糖莲羹。他吃了两口，心里略觉舒坦一点：“九弟妹还在哭吗？”

“还在哭，劝都劝不住，她说她一个人在这里害怕。”欧阳夫人拿起竹床上一把大蒲扇，轻轻地给丈夫扇着，“你们男人哪里晓得，女人生孩子，和男人上战场一个样，肚子一旦发作，是生是死，难以预料，况且贺妹子死去不久，你叫弟妹怎么不怕？她说大伯不让捉鬼，她就打发人去叫老九回来壮胆。”

“真是妇道人家！老九为女人生孩子回来，他的脸往哪里放？”想起兄弟在前线打仗卖命，自己为这点事对弟妹大发脾气，太对兄弟不住了。曾国藩怀着歉意对夫人说，“你再过去对她说，刚才是大伯不对。大伯这一向心烦，容易发脾气。再说，她违背祖训，偷偷请师公到家里来做道场也不对。若是真害怕，明天派一顶轿，送她回娘家去生孩子，满月后再回来，大伯为她母子接风。”

“好，有你这句话就行了。”欧阳夫人感激地望了丈夫一眼，顺手接过空碗，说，“我这就去告诉九弟妹。”

“哥，那个骗人的张师公走了。”过了一会，国潢进来禀告，“我狠狠地骂了他一顿，警告他，今后若再进曾府大门，我就打断他的狗腿。张师公说他再不敢来了。”

这些年，曾府四爷经营家政，比以往更神气、派头更大了。这不仅因为老六、老九每攻下一座城池后，便大量往家里搬运金银财宝，还因为曾家手握重兵，乱世年头，谁个不畏惧、不巴结？湘勇在外面打仗，湘乡县四十三都的反应，比上报给皇上的奏章还要来得快而准确。只要看到永丰河、涓水河上行驶着装满货物的船队，便可知湘勇最近打了胜仗。祖祖辈辈穷怕了的作田人，看着这些财物，眼热得不得了，都要把儿子、丈夫往湘勇里

送。自己找上门的，辗转托人说情的，天天不断，把个曾四爷捧得晕晕乎乎。这一年多来，国潢见哥哥心情不好，时常生病，心里很着急，四处延医求药，打听偏方，一心巴望哥哥早日恢复健康，好重上战场，为曾家攫取更多的财富更高的地位。昨天，他又有了新发现。

“哥，蒋市街碧云观里来了个游方道士，有起死回生的绝技，什么疑难怪病，他都可以治得好。明天我陪哥去见见他如何？”

“一个游方道士能有这样高的医术？”曾国藩怀疑地问，“你听谁说的？”

“雁门师亲口对我说的。”国潢坐到竹床另一头，神秘地说，“雁门师前几天到碧云观去寻访老友九还道长，见观里有一位面孔丑得出奇的新道长。九还道长介绍说，这是他的道友，新近从广西游历到此。雁门师见他脸虽难看，却仙风道骨，因而喜欢。丑道长也钦佩雁门师的学问。两人谈得十分投机。当夜，雁门师留宿碧云观，又谈到深夜。谁知兴奋过头，雁门师的老气痛病发作了，急得九还道长手足无措。丑道长不慌不忙地拿出一根银针来，在雁门师的耳根上扎了一针。真是怪事！雁门师马上就不痛了。他于是知丑道人医术精湛，向道长求断根之方。丑道长开了一个药方。雁门师服了两三剂后，觉得精神大振，手脚轻便，仿佛年轻了十岁。雁门师昨天到碧云观去道谢，丑道人要他切莫外传，说从不替凡夫俗子看病。我昨天到蒋市街，恰遇雁门师出观。他悄悄地告诉我这件事，要哥亲到碧云观去拜访这位道人。”

曾国藩素来尊敬这位给他启蒙的忠厚塾师，既然是雁门师的亲身经历，还有什么可怀疑的！

蒋市街离荷叶塘有十七里路。第二天，兄弟俩起个大早，乘两顶竹凉轿，趁着上午凉快的时候，赶到了碧云观前。

建在蒋市街的碧云观已有两百年的历史了。观不大，几间草房，一圈竹篱，向来不大引人注目。三十年前，曾国藩还未考取秀才。一次，他挑了几十个自家编织的菜篮子赶蒋市街的集，想

换几个纸笔钱。毕竟是读书人，总觉得做买卖是丢脸的事，曾国藩急着要脱手，把价钱压低，买主都围在他的摊子前面。这下惹怒了另外两个卖菜篮子的汉子。曾国藩和他们争辩。那两个汉子讲不过他，便来蛮的。正在这时，从碧云观里走出一位道长，喝退了那两个大汉，把曾国藩带进观里，请他喝茶，并劝他不要出来卖东西，这不是读书人做的事。曾国藩十分感激。后来，曾国藩进了翰林院，想寄点银子给道长修观，一打听，道长早已仙逝，便也作罢了。今日来到这里，见碧云观与三十年前并无多大差别，而自己却由昔日的英俊少年变得衰老不堪了。曾国藩心里感叹不已。

兄弟二人推开虚掩的竹门。院子里静悄悄的，沿篱笆种了一溜葫芦藤，青藤翠叶间，时而垂几个油绿发亮的小葫芦。这些小葫芦，两个圆球配合，上小下大，造型天然成趣，给碧云观增添盎盎生气。一个身材颀长的道人正在给葫芦藤浇水。道人背对着竹门，前面是高耸壁立的黛色山崖。好一幅令人羡慕的仙居图！曾国藩在心里赞叹。

“道长，打扰了！”曾国潢走前一步，客气地叫了一声。

那道人转过身来，和蔼地说：“是找九还道长吗？他昨天出观访友去了。”

曾国藩看那道人，果然丑得出奇：脸上满是发亮的疤痕，一边眉毛稀稀拉拉，另一边则干脆脱落尽净，代之以粗糙的皱皮，嘴唇略向右边歪斜，下巴上横着一道裂痕，将胡须明显地划成两半。面孔虽丑，两只眼睛却分外明亮宁静，充满着睿智的光芒。遂忙拱手施礼，笑道：“我们兄弟不会九还道长，特来拜谒您。”

“找我何事？”丑道人放下手中的水壶，微笑着问。那笑容里满是和善、亲切。就凭这一脸纯真的笑容，曾国藩断定这是一个内涵深厚、宅心光明的人。

“昨闻雁门先生盛赞道长医道精深，有妙手回春绝技，家兄久患重病，特来拜谒，求道长法眼看一看。”曾国潢努力做出一

副谦谦君子的样子，几句简简单单的话，害得他字斟句酌地说了很久。

“哈哈！”丑道人爽朗地笑起来，“雁门先生谬奖了，那天不过偶尔碰中而已，哪有什么医道精深、妙手回春。”

“仙师请了。”曾国藩略微弯了弯腰，说，“雁门师忠厚长者，从不谬许人，是他特为叫弟子前来恳请仙师，以悲天悯人之心，布春满杏林之德，好叫弟子早脱病患苦海，略舒平生鄙怀。”

丑道人收起笑容，正色看了曾国藩良久，轻轻地摇摇头，说：“我今日能与二位在此相会，也算是缘分吧，请随贫道进屋。”

说罢，自己先迈步进门，曾国藩兄弟跟着他进了草房。道房里无甚摆设，几件简朴陈旧的日用家具收拾得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，正面粉壁上悬挂一幅古色古香的老君炼丹图。曾国藩心里叹道：“真个是仙家风味，清静无为！纸醉金迷、勾心斗角的世俗生活，在这里简直就是污秽不堪的痼疽。”

丑道人让座斟茶完毕，拿出一方薄薄的棉垫来，平放在茶几上，让曾国藩伸出一只手搁在其上，自己在对面坐下来，微闭双眼，默默切脉，不再说话。许久，道人示意换一只手，又切起来，仍不说话。曾国藩见道人切脉的手上也布满疤痕。他心中好生奇怪：望闻问切，乃医家治病必不可少的程序，为何这个道人不望不闻不问，只顾切脉，而又切得如此之久呢？他注意观察道人的表情：从容安详，凝神端坐，似已忘却人世，遨游仙乡。曾国藩越看越觉得道人的脸型神态，尤其是那双眼睛，仿佛在哪里见过。他想了很久想不出。的确，在他的所有故旧友人中，没有这样一张丑陋难看的脸。

时光已近正午，往日此刻，正是热得难受的时候，但今日坐在道房里的曾国藩，却感到身边总有一股习习凉风在吹，遍体清爽。四周异常的安静、清馨。窗外，可隐隐约约听见花丛中蜜蜂振翅飞翔的嗡嗡声；房里，小火炉上的百年瓦罐冒出吱吱的声

响，传出沁人心脾的茶香。历尽战火硝烟的前湘勇统帅，此刻如同置身于太虚仙境、蓬莱瀛洲，心里偷偷地说：“早知碧云观这样好，真该来此养病才是！”

道人足足切了半个时辰的脉，这才睁开眼睛，望着曾国藩说：“贫道偶过此地，于珂乡^①人地两生，亦不知大爷的身份。不过，从大爷双目来看，定非等闲之辈，但可惜两眼失神，脉亦微弱无力。实不相瞒，大爷的病其来已久，其状不轻呀！”

曾国藩心里一怔，国潢正要抢着说话，他用眼色制止了，说：“弟子眼光虽有点凶，但实在只是荷叶塘一个普通的耕读之徒。请问仙师，弟子患的是什么病？”

丑道人微微一笑，收起棉垫，慢慢地说：“大爷得的是怔忡之症，乃长期心中有大郁结不解，积压日久而成。”

曾国藩点头称是，甚为佩服道人的一针见血。

“大爷。”丑道人轻轻地叫了一声，使得曾国藩不自觉地挺起腰板，端坐聆听，“《灵枢经》说，五脏已成，神气舍心，魂魄毕具，乃成为人，可见神乃人之君。《素问经》说，得神者昌，失神者亡。贫道看大爷堂堂一表，肩可担万民之重任，腹能藏安邦之良策，只可惜精神不振，目光黯淡，朦胧恍惚，语气低微，此乃失神之状也。贫道为大爷惋惜。”

曾国藩见丑道人谈吐高深，眼力非凡，想此人真非比一般，与之交谈，必定有所收益，遂问：“请问仙师，适才言在下之病，乃郁结不解所致，人为何会有郁结？”

“大爷问得好。”道人莞尔一笑，“凡病之起，多由于郁。郁者，滞而不通之意也。人禀七情，皆足以致郁，喜则气缓，怒则气上，忧则气凝，悲则气消，恐则气下，惊则气乱，思则气结，行气紊乱，皆致壅滞，足以郁结。”

曾国藩又问：“在下近来常患不寐症，一旦睡着，又怪梦连

①珂乡：对别人家乡的敬称。有时也称“贵乡”或“珂里”。珂，像玉的美石。

翩，请问这是何故？”

“此亦七情所伤之故。”丑道人缓缓答道，“情志伤于心则血气暗耗，神不守舍；伤于脾则食纳减少，化源不足，营血亏虚，不能上奉滋养于心，心失所养，以致心神不安而成不寐。各种情志又多耗精血，血不养心，亦多致不寐之症。故《景岳全书》上说：‘凡思虑劳倦，惊恐忧疑，及别无所累而常多不寐者，总属真阳精血之不足，阴阳不交，而神有不安其室耳。’大爷睡中梦多，总因思虑过多之故；思虑过多则心血亏耗，而神游于外，是以多梦。”

这番话，说得曾国藩连连点头，说：“仙师说得甚是深刻。在下之病，的确乃忧思而致气不活，血不足，心神摇动，精力亏欠。不过，在下年不到五十，尚思做点事情，盼望早日根治此病，略展胸中一点薄愿。请问仙师，有何药物可治疗？”

丑道人听后，开口笑了起来：“大爷胸襟，贫道亦知。然大爷之病，乃情志不正常而引起，无情之草木，岂能治有情之疾病？”

“难道就不能治吗？”曾国藩忧郁地问。

“可治，可治。”道人严肃地说，“大爷之病，乃情志所致之心病也。岐黄医世人之身病，黄老医世人心病，愿大爷弃以往处世之道，改行黄老之术，则心可清，气可静，神可守舍，精自内敛，百病消除，万愁尽释。”

丑道人这几句话，真使曾国藩有振聋发聩之感，不觉肃然端坐，病已去了三分。他恭敬道：“愿听仙师言其详。”

“《素问经》上说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中知人事，可以长久。这既是立身之本，亦是处世之方。”丑道人两目灼灼有神地说，“天文地理，自有专著论及，贫道不能详说。这人事之学说，依贫道看来，仅只黄老一家道中要害。故太史公论六家之要旨，历数其他五家之长短，独对道家褒而不贬。此非太史公一人之私好，实为天下之公论也。《道德经》虽只五千言，却揭出人事中

极奥极秘之要点，一句‘江海之所以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’，便揭櫫世上竞争者取胜的诀窍。可惜世人读《道德经》者多，懂《道德经》者少，以《道德经》处世立身者更少。大爷想必从小便读过此书，谅那时年轻不更世事，不甚了了。请大爷回去后，结合这些年来的人事纠纷，再认真细读十遍，自然世事豁达，病亦随之消除。”

道人不急不徐、从容平淡的一番话，对于满腹委屈、百思不解的曾国藩来说，犹如一滴清油流进了锈坏多年的锁孔，顿时灵泛起来。他起身打躬道：“谢仙师指点。”

“大爷请坐，如此客气，贫道怎受得了。”道人和蔼地招呼曾国藩坐下，解开床头上的小布包，取出一部蓝布封面的书来，双手递过，“大爷，贫道平生一无所有，只有这本宋刻《道德经》乃先师所珍传。当年先师曾有言，日后遇到有根底之人，可以将此书赠送。今日得遇大爷，亦是贫道三生有幸，愿大爷精读善用，一生成就荣耀、平安泰裕，都在此书之中。”

曾国藩起身接住，丑道人的眼角边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谄笑。

“道长，你还给家兄开个单方吧！”曾国潢见道人说的都是不着边际的空话，送的是一本《道德经》，而不是医书，心中着急：若这样回去，岂不白来了一趟！

“二爷不必着急。”道人瞟了一眼曾国潢，“我想令兄心中已明白，这部《道德经》便是最好的单方了。虽然如此，贫道还得为大爷开一处方。”

道人磨墨运笔，很快写出一张处方来，交与曾国藩。曾国藩接过处方，问：“弟子还想冒昧请教仙师，眼下天气炎热，万物焦燥，弟子更是五内沸腾，如坐蒸笼，为何今日在仙师处，总觉得有凉风吹拂而不热呢？”

“大爷所问，一字可回答。”道人套上笔筒，说，“乃静耳。